



後齋子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後驥鷄錄上

自浙至江



餐微子集卷之二十七

長水 岳和聲 著

後驂鸞錄上

龍水客以萬曆辛亥三月初七日奉出守慶  
遠之

命四月十七日還里九月十七日疏

請致仕十九日奉

旨下所司所司停覆復檄之任先是禮曹郎自  
嘉隆來鮮以刺郡出者卽間見以爲僂得

之矣余以客部歷膳儀兩副郎先後十二  
改歲而有是

命又僻在炎徼狝狝狝之與處或謂不堪而  
心安之凡所爲乞休者非以官亦非以地  
也再

命之至而猶抗前

請將官與地之以矣李君實以范至能驂鸞  
錄來贐曰君踰嶺而後驂鸞錄成應早寄  
我余曰弟實戔戔以奉使則愧攬轡以移

鎮則愧吳船而刺龍水之與帥靖江寧敢  
多讓文穆以負知己君實領之遂以是年  
壬子正月趣裝而日記其程以爲後驂鸞  
錄曰龍水客者志地也

正月二十日停午偕門人周孝修登舟發西水嘉  
興陸太和秀水吳儼五兩明府送之河干爲語  
我里縉紳求問之事絕少無不廩廩德讓而  
產越千度萬者指難屈數余謝曰君子之德風  
也治人何有焉時編檢冊里故云甫解維沈自

生妹倩以雀舫來期至學繡乃反語余曰無可  
贈行者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贈君止此矣  
余曰惠州不在天上吾將束帶見督郵耳其幸  
而爲坡公不幸而爲黃文節固安之若命無何  
許伯厚嚴圖南包彥平范長康以小舫來余曰  
何以似我長康曰山如碧玉簪瘴來雲似墨龍  
水距八桂五十舍距羅池又二十舍卽舉似無  
隄昌黎柳州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余曰宜州  
昔人以爲地牢推此類言之又安知不爲天堂

耶相與胡盧一笑彥平屬過武林從前太平守  
凌元孚問嶺右風氣徭俗及諸食飲便宜狀且  
述元孚當日語曰彼土山川甲天下使君情醜  
自不惡獨二三臧獲鬱鬱不樂岑寂耳甫別掖  
探奇行至者陸三孺也少與余讀書石佛梅花  
洲二十六年往矣三孺才可凌雲一青衫不履  
就輒高尚棄去余婆娑人間爲時局忒慕行役  
不休對之顏厚所強爲余解者以嶺右山水不  
負容耳遂誼遊武林未作別晚泊陸門以輕舫

展先墓于桑園蘭干二橋與族人酒別  
二十一日早至高橋及石門而雨郁伯承來且以  
季父新寧州倅憲相屬余曰龍水客直寄公耳  
何能爲新寧宇下乎次語兒靳明府招以酒時  
亦編檢冊里謝不赴來語其姻家汪中宇叅戎  
方帥柳慶故儒將也輕裘緩帶不廢嘯歌余曰  
我將過而問焉發語兒而水部兄之初比部弟  
季有方舟至水部兄自癸巳歲廷爭 三王竝  
封犯婁江忌遂有西夏萬里之役觸熱邠州幾

不保餘生甫還 朝適與乙未外察會憤閩功  
郎之修嫌害正重悞當事再上封事而嫉之者  
積久且十有七年當事者再柄用復爲媚子作  
贄以相及坐是比部弟亦疏願改南避去不報  
而今幸相聚于粉榆之曲春水春帆風燈夜對  
自足親也時兄偕霖公來已信宿而岳宗庵出  
越公復至與余兄弟共證無生忍三孺在坐自  
矜絕欲者五稔乃別作長生話弟兄主客繼去  
雜謔且不知眼前離合事無問人間榮辱是非

矣宿彭老橋妹倩戴以介挾風雨至余獲救我  
二鼓風甚黎明乃發

二十二日午泊塘棲步長橋有演劇戲爲春社者  
余與霖越二開士及以介縱觀之余曰人盡劇  
也禪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我與若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能識取本分風光庶不爲他家作劇  
不然而依真拈妄卽妄覓真總自一場懣囉晚  
且泊距關可十五里許

廿三日稍霽午入關問館守來青堂堂爲同省吳  
儀部別業面湖背部從喧囂中不失閒冷

廿四日早謁先忠武王祠已展墓揖宗人于流  
芳亭循桃溪出水部兄指示宗人所轉鬻祠旁  
隙地縱橫若干雙予金若干斤示兩弟度其值  
較售郡紳及債家者不啻溢倍而水部兄不難  
廢箸予之何也忠武王自續忠侯子鄴

侯抑齋以顛天辯誣錄從守嘉興時控之朝堂  
孝宗秀州潛邸時業悉寃狀已勅太常改謚忠  
武所褒寵祠墓甚盛禁步外田池畦壠不下千

畝卽建褒忠衍福寺度抑齋介弟 璞禪師香  
火之歷勝國入我

明官額猶在迄天順寺圯產沒于豪杭郡馬丞具  
疏又請之朝

英宗皇帝詔遣故額奉祠墓迄成化僧寺以不法  
見廢維時周少叅先是授經開化知故有隱系  
繁華者在檄其家來主之而抑齋子孫之在梧  
桐長水鄉者自九世祖貴一而下及我先大王  
父先王父先虞衡公僅僅歲時伏臘低回祠下

一拜墓而反爾固未嘗敢頌言有司也卽有主  
者不爲若敖之餒又安問遠近彼此乎已而  
華之子若孫漸且捐故額詭言私產又沒于豪  
田池畦壠不足言也浸假而截棲霞之一綫以  
若堂若釜者甚則緡錢鏹金日割月裂以纍纍  
焉樁于祠墓之側者其他鬻之官以尸祝焉者  
猶之公占耳蓋至斷王墓之右臂以構臺榭濬  
池塹歌兒舞女日叫呼于其側而當事仁人君  
子若 甘大中丞 高大中丞若 鄭侍御若



吳藩伯若 陳 竇兩臬長若 陳督學使者  
若 孫司理惻然于忠魂一坏土大至抗疏小  
至榜列以無虧故額者子若孫固終未嘗頌言  
之也又非子若孫所力能得之當事之仁人君  
子也乃子若孫之不肖者未嘗不陰利今日之  
有挾而取之債家又深虞異時之有礙而無能  
再子之債家也而水部兄之心于是乎大苦矣  
其尺土寸毛無利于三十九年之前而不難重  
廢箸損橐厭宗人之售于三十九年之後者無

寧以重傷我祠墓再煩當事之故乎水部兄曰  
吾今而後幸墓前桃溪無恙二弟有以許我余  
與比部弟曰信哉孝子慈孫未易言也午與孟  
季小別同以介循九里松上飛來度三竺禮大  
士于雙殿憩白雲舍作桑門饌舍舊爲坡公所  
顏跡之烏有矣申度麥嶺捫石間字云同遊楊  
傑蘇軾王翰故坡公所署茸棘中乃不爲風雨  
蝕與以介盤桓久之憇法相禮長耳肉身肉身  
故閩陳氏子名靜思叅雪峯存禪師入室其號

爲定光佛者或云劫佛轉世垂慈屢以祝誕子  
奇應卽余凡數禱幸舉雄矣歸從金沙買小刀  
由定香橋循六橋與米君夢同作客湖舫中丙  
夜歸來青而闌者以客刺目來

廿五日早與以介別乃入城報謁次轅門遇耒陽  
曾金簡小儀約醒言于來青歸而先與余孟季  
宴坐久矣遂具蔬供晤語夜分廿年離合之緣  
秉燭慨然別去比部弟復呼酒醉床頭而水部  
兄亦自外來把琰相向共證半生心事比部弟

曰兄自下帷攻苦及紆朝黻垂二十年無所不  
刻礪以有此行蠻煙瘴雨幸善眠食欲根猶易  
剗名根未易除文字結習政與名媾要之涉累  
猶然兒女情多耳余曰不然吾年四十有四矣  
寧復能向少年場田百氏而掩雋乎第以言吾  
所欲言與所能言而已言吾所欲言不欲不敢  
出也言吾所能言不能不敢強也所慮欲根未  
易剗當向元城先生越行後作學人水部兄曰  
實獲我心

二十六日辰與比部弟別及午而黃貞父施仲宣  
二小儀以楫舫自湧金門至余欲放棹南屏過  
津公竹閣以遲余兄故停棹中流已艤斷橋涉  
錦塘上因念十年以往孫中侍方銳意時藝乎  
此春時鄂跼相亂無能簇簇不新秋水芙蓉風  
杳被堤點綴遊屐不減家林樊圃而曠放過之  
曾時幾何而所餘者僅濯濯垂柳千絲萬絲而  
已老梅數本復爲亾賴子所拗折飛英滿地呼  
平頭撥貯恬白棧中與主人隨手探得有刈斲  
者卽浮白補之竣事以得全多者爲筭勝未半  
水部兄至而來青吳郎用伎樂舫來二小儀踈  
踈以不速辭余強乃往未半輒去余謂君亦未  
豪將令看竹子猷笑人余與水部兄復促坐兩  
人酒不能以括量致過一石劇醉乃散

二十七日

孫司理偃虹過訪司理于先

忠武

一坯土作數千言訓不肖子若孫情事淋漓  
者飲泣卽非我子若孫所能頌言而得之寧不  
爲我先王先侯面賴地下入城報謁追慕也

柯都運招于柳洲亭都運先守慶遠二年所代者以瘴鄉引疾去而余適遇于茲以有茲亭之酌慶卽踰柳州三百里而遙肯令子厚遂作勝場語都運曰足下且以柳亭酒爲慶守脂轄其縱澆之都運輒然

二十八日早命倌昭慶戒公偕霖公智沙彌以芥荀四缶來贐余紆途別時方構藏閣以餘寮作淨飯飯十方爲戒壇椎破諸羅刹鬼趣而忌者持蜚語搖公公曰何以似我余曰此政上人錐

劄諸方諸方錐劄上人時也舉湛堂祖庭秋晚一則諗之曰智沙彌將從公後不墮諸方襍禮未知會中能說話者幾人戒公默然良久乃別循城隍由表忠觀過慶樂巷訪虞勳部德園勳部先期赴貞父招遲余于竹閣至則金簡小儀陶君奭孝廉與高元玄津二開士在坐蔬供茗飲閑房靚倩竹聲琅琅與人語相應非復曩時稠濃僧舍矣西過宗鏡堂拾層級者三禮永明瘞塔倚峯面湖堯石穹整曠望夷然繞欄讀陶

宮詹周望及虞敷部黃小儀所志慧日塔院者  
迫暮未竟然望而知有靈氣下拜慧日峯爲宋  
篆雋古前此未覩也因憶辛卯春夏習靜澄公  
法雲堂每悠悠忽忽落穆林樾間則散步宗鏡  
下榱桷不支蒿棘叢出時于煙島雲林風柯月  
渚之間想見衲僧巴鼻夫安知爲蛻脫故處而  
此峯亦穢積塊壤耳不數載剔露巖淨有如是  
是非三四宰官立一塵而家國興盛亦永師妙  
明心所自爲圓湛者乎過問澄公八十臘無恙  
乃上丁婆嶺望五雲最高處六和在眼三折縮  
帶矣晚飯逆旅登江舟江流春漲浩淼澎湃岡  
巒極岸與煙霧相迷離濤聲之所漱齧齧欲鏗  
鎔實難爲懷推蓬望西岸則遠山層出若簇若  
馳與孝修嘯咏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  
數閱而寢

二十九日戒楫水部兄以札來余報之遲潮乃  
及午兄肩輿至余問何以戒慶守也曰弟子  
爲八千里遷人而非守也吾願弟爲八千里守

而不爲遷人也吾嘗語弟以情事理法四者  
四者有方有圓有礙有無礙一入而情二入而  
事三入而理四入而法情圓而礙事方而礙理  
圓而方而無礙有礙蓋至法而卽方卽圓卽圓  
卽方卽情卽事卽理而無有礙之者予與氏曰  
規矩方圓之至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吾  
所以語慶守者具是余頓首曰謹受教及申而  
汝至兄自涯反呼余曰當作江干送一詩寄我  
余與孝修曰諾凌潮渡三浙霧雨且暮宿王家  
兜疾風驚浪寤宿而已

三十日雨發申至富陽前嘉興譚青湖明府以臬  
幕署事招遊觀山山峙縣東偏因高爲城相注  
南來勢實截之而北有小沙逆當其衝以護萬  
家之縣孫仲謀父子由此崛起良不偶然土人  
向未敢祠關武安王以孫氏故有之自今始其  
麓是也磴轉十仞祠肖羊裘先生此山爲先生  
躬耕地阿棟半傾已不蔽風雨而面加腹氣者  
漣然青湖曰故不應作澤臞狀且羊裘亦

事再十初許得鐘閣鐘治于元至正而款  
扣之清越江聲月色良夜互發當是滲骨再  
初許而祠文昌貌故尊偉余與青湖瞻揖之環  
望紫薇鎖石諸山蒼茫野色絕不似江南景物  
細雨濕衣引酌而別挂帆長風卽飛濤怒立不  
致作惡四十里宿新店

二月初一日霽發已至桐廬縣縣故一橫洲江水  
周之前有筆架諸峯亘峙作朝余散步街市至  
弘治庚戌南宮第一人大冢宰姚公夔故宅而

反曰魁名亦不偶然况桐廬高士寧非山川之  
以耶未刻絕瀏江灘新漲總至洶洶懼人晚  
七里瀨有懷康樂孤客傷遊湍徒旅苦奔峭之  
句再上爲鷓鴣門風濤加壯暮泊釣臺下急攝  
衽以登肅謁嚴先生像像左爲方玄英右爲謝  
臯羽余曰兩人故堪爲羊裘公耳孫遂上雙臺  
凡歷十五盤而得東臺顏曰留鼎一絲西臺顏  
曰垂竿百尺余笑謂孝修何從此作俳語中有  
垂石可三十肘而羸低回者久之返步而曉雲

繚繞罡風襲人磴左孤松偃蹇如虬如龍者老  
舟人指對岸鬱林中爲先生墓余曰水湍由噴  
壑藏于此寧獨生前鬱孤亦復死後經奇登舟  
亟索篋中所有望桐官詩與孝修快讀之蓋歲  
辛丑予以客部郎持節冊封淮藩歸艇  
夜發竟阻登眺時語已十三年往矣

初二日早至西口已過烏岑關關似展旗而偃臥  
瀏濤中子舟蕩焉濫瀕如象何以踰此未泊巖  
州望富春驛百步許而不戒于維爲漲所汨舟

子俱奔駭失色建德赫際明明府與州人從北  
岸賦觀之余徐咏曰亮乏伯昏分險道呂梁壑  
放乎南岸而休焉晚發州渡從渡口望郡城翼  
翼虹亘新安江碧若拖藍覓石湖居士所云浮  
橋以榘歛浦杉排者不得其處卽橋輟而榘寧  
加殺耶越十里宿桐溪埠

初三日雨帆挂犬羊午及三河而風鬪宿九都口  
爲宋士乎九得雋處名范村其一爲諸生以老  
則理學家所稱范浚氏故有五箴膾炙人口者



隔岸爲仙桃山居人云往往百年一結實左爲  
長蛇趨蛤形家者謬以此佞山靈耳其後爲天  
子山相傳爲漢長沙太守孫文臺墓業被發爲  
居民有是果山環水灣耶今何以歌也

初四日早至女埠午泊蘭溪縣劉滄嶼明府出訪  
爲問蕭損之叅知狀輿人誦焉叅知自壬寅官  
祕書省晤言于立山開士之旃檀林時李本寧  
太史以我浙廉訪予調候除京師而鮑山甫民  
部賀伯闇大行張伯行水部米仲詔明府邀社  
于書畫船詩酒過從衍衍樂也迄損之拜夕郎  
由夕郎請外補予兩以鉅創假歸後先里中者  
七年所再上京師仲詔以六合令量移廷評過  
問書畫船亡恙而時局交情離跂反覆觸中有  
觸背中生背背觸之變不可窮勝卽茗坐酒語  
無非針氈又何論是非表正之際能輕置一喙  
乎回視曩者歲不一紀風會之流遂至于此念  
之惘然發二十里宿湯溪之楊埠

初五日未刻抵龍游且三里許而萬明府以教道

相浮圖基于穀江口蓋穀江由三衢而東靈源  
北會之說者以宋故有浮圖當其合處故制科  
鼎盛迄廢寢衰以故以牧具詳當事經始之從  
士紳請也發里許泊亭步山北之橫沙將就寢  
以牧來以牧爲萬以忠先生介弟湛心理學者  
久因語近溪先生識仁尋樂所見者大而楊止  
庵少宰以已格之故不相入余曰面折于生前  
無妨相迂廷斥于沒後有傷居厚倘南城之學  
而果足以壞人心墮世教乃可不則止庵一疏  
猶似可省以牧曰良然

初六日早發灘石齒齒其湍急洄若不減七里瀨  
望三衢可十五里許北岸土岡亘峙浮圖層出  
迤西則大石阜圓徑數十畝爲雞鳴山迤北爲  
浮石山支分劈脈蜿蜒稜裂晚泊西安縣從西  
門步觀之街術方廣北隅有危塔矗煙表暮雲  
繚繞月規如眉與疎星相間還步水磯星月映  
波紋中迴瀾作金屑色夷猶久之乃宿

初七日發十里而損之叅知以尺一來曰君子建

禮歸然靈光矣乃以一麾走萬里汲長孺不蕪  
淮陽是其所以爲汲長孺者乎余答以仲詔書  
畫舫中語附候吏去六十里泊紅橋埠則常山  
在望矣

初八日疾風挾雨午始至至則龔圓甫明府出訪  
憶庚戌之夏余從三水文天瑞所識圓甫消息  
甚大乃慳一交臂越歲始得之不獨余急圓甫  
圓甫亦急余入城報謁訂遊西高山余曰卽霽  
不負西高不則不免作逋客就宿行館秉燭讀

壁間孫忠烈二絕凜有生氣

初九日遂霽家僕來送者以是日反作鄉書數十  
函殊苦稠濁迄晡乃竟圓甫邀遊西高寺寺爲  
嘉泰中勅建制故渾朴牟尼像亦復莊靜予與  
圓甫禮訊則促坐僧舍兩兩證入因及伯兄情  
事理法之指圓甫曰有法則不法也不法故法  
惟法乃不法而情事理方而向圓矣復拈鄧謙  
渠南詢錄相質未舉其僕鄧慶不願爲學似主  
默語奈因故是一則無義味話莫作徐叢撞

理會散步登藏閣與吶然智開士語楞嚴大意頗不爲義學諸家所沒溺從閣磴轉者三得積翠亭爲同年唐長公所題而借腕于玄宰史氏其西則西高峯在焉蓋常山西南北三面環而爲縣西高最傑出縣廨于北山之腹而東面獨缺溪水當之隔岸則江右諸峯層出雲際矣目盱不獲上西高從亭中一眺呼燈踏山麓桃花片片落蒼蘚中若水中點荇月下交枝與燈色相亂圓甫曰是當譜入韻語中歸途距白龍洞不一里許從田塍中行過之澗水淙淙繞足下數武而得初洞口可二仞許泉瀑迸落望之勃然呼燈跡之有竇上出主者曰磴轉百餘武爲中洞洞口可三仞許橫側劈裂二里許而竟厥竇稱是余又呼燈跡之度不能至令燈人遂之以所轉處光匿而止近有署其崖曰不空者余曰是所謂鄂不之不音浮蓋花足也其劈積成起似莖而欹其瓣疊如其跗蓓如其中雲如星鄂不空如者歟圓甫曰雅似之又磴轉百餘

武許叢書之十七而有穴下穿則向之聚實  
出者是已以無它奇輟步旋尋故步入簷  
定齋山館館後有石壑如復嶢如泉聲滂如  
引滿與圓甫別則雨絲紛如矣歸而簷溜竟夜  
山城孤宿重衾爲薄

初十日發常山四十里爲草萍讀孫忠烈七言  
體曰身從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時忽變蒼余壯  
其語與孝修快讀數過步之者則王文成伯安  
擒寧濠南來詩也其目云得大駕南征濶淮報  
于此蓋伯安爾時有勇畧震主之疑焉晚抵玉  
山而寢

十一日早發十里爲崙溪鋪又三十里爲沙溪鋪  
壁間諸咏多以雞肋二字作噓余亦行自笑也  
又二十里爲靈溪有橋屹如三分之中駕屋數  
楹翬如也又十里爲廣信鄭郡丞趙司理來訪  
始知同年張帖望太守前月二十日以來安  
請急投劾去

十二日發上饒五里爲五馬嶺又五里爲冷水

山有洞穴稍進爲天門門畔橋出云爲九嶷丹  
竈故處周以冷水城若天構然至興安旅館始  
得之孝修余以前不及登眺爲恨申刻將命信  
大雨驟注輿人逸去令奴子顧興安二三游手  
昇藍輿踉蹌而抵弋陽漏下一鼓矣常山而東  
水程淹泊浙西諸山層巒疊嶂與縠紋淪渙所  
在灣環不甚韻秀扣舷望之卽漫霧霖雨致乃  
楚楚常山而西輟楫從陸玉山諸峯秀插天表  
上饒弋貴間白沙翠竹雜以茂樹六鑿爲朗獨  
興安在萬山中山都童獨石半猗猗若蹲若踞  
若偃若僵觸眼生憎已而自念以耳目故令我  
胸腹有恬有遑將無我與物換正須好醜平懷  
欣欣雙遣耳

十三日發弋陽葛溪驛雨甚西爲篠箬嶺又西爲  
簪嶺岡春坡陀榛莽雜出輿夫蹠蹠而行滑滑  
作苦及申乃霽抵貴溪之迎恩門爲元儒陳善  
明先生故里晚宿行館月色如晝散步通莊  
洞桂洲相公坊下感慨者久之

十四日早渡蕪溪溪故新漲浩渺無際兼以陰霾  
沉晦數武不辨人馬凡五里渡金沙霧閣長石  
山頂矣未申間至安仁縣令爲尤虞門從貴陽  
登賢書徒語兒者對之有鄉心焉貴溪抵此不  
百里復得桂文襄崛起昔何蟬聯及今而賢制  
兩榜乃不數數何也日未晡發安仁之紫雲驛  
爲孟家渡卽蕪溪從信州來直抵會城入大江  
者念此陸行委頓泥濘中倘從玉山順流而航  
溪水疾急當閒逸十倍不二里爲李浦渡水從

上清來合于此流消狹而駛過之昏時宿白珩  
鋪鋪爲東鄉供頓舍舍前樹可兩抱數枝延覆  
幾滿唐除月色微朦婆娑其下問之則豫章是  
也自浙西絕少有之自白珩始而烏柏欒拳如  
篆如捲往往滿畦塍間則弋貴而西所在皆是  
過此稀矣丙夜月猶皎然五鼓雷電大作聽雨  
幪被中犁明復霽

十五日行三十里俱欽岡碎壠至湖墩得黍田  
抵東鄉晴日始杲西行者多從進賢入

友臨川湯若士自南儀以疏論政府請遷湯成  
戍同上計長安遂投劾去以伊人爾刻在關行  
自足鼓吹休明乃投劾且三年所復借辛丑外  
察錮之往歲遷人實罕此例念之情深遂決計  
走臨汝行二十里爲遼唐岡岡凡十五里又五  
里爲坪塘鋪宿

十六日早發昏霧四塞行五里始辨色所在童山  
迤邐溪水縈折凡兩渡薄臨汝則先一信走若  
士若士亦以急足遲余汝涓汝水浩沔問渡者

怯舟子曰跨汝有梁凡十二門且垂成矣入館  
而臨川葉明生明府來明生爲季有弟同榜神  
情韶整望而知爲俊人爲問玉茗堂亡恙則若  
士已過余逆旅把臂欣然爲語秦楚淮浙崑宣  
之際時局所向背迥合迥出而迥奇者久之已  
同年蘇刺史眉源來計契闊者十三改歲矣甫  
別而我郡伯吳葵臺翁以南部賚賀歸里見在  
念先虞衡甚篤蓋是時倭警孔棘郡伯以團練  
鄉兵爲桑土計先虞衡首倡郡紳以家僕應且



夙自砥礪求問都絕故謬辱見重已報謁郡伯  
留酌所擘畫屯田鹽筴以佐疆場者甚晰爲歌  
烈士暮年者三闋唾壺爲缺復飲眉源所雷雨  
并至問所爲五峯三市者頽然闌開耳碧澗紅  
泉蕪落久矣刺史爲言郡中王氏故有荆公及  
其閩人像絹素妍好貌亦森秀爲守祝者所笥  
云因念新法之議卽其介弟若禮若國者猶不  
能強之使合而況其它乎漏下三鼓若士率季  
子寧叔觴于玉茗堂爲語壬午歲杪先虞衡與  
家孟始晤淮南及癸未同脫躡兩兩情事秉燭  
如夢因念戊戌之役要人以當路指首計借遂  
昌中若士藩臬長且岌岌撓動功郎南子及庭  
語曰遂昌以遷人久困計無能爲直臣地者乃  
欲以考功法爲朝貴睚眦耶聞者壯之嗣後啓  
事頻借不報而若士亦不復爲五斗折腰及奉  
丑業不入遂昌計籍竟增銜論黜去此真是爲  
蝦蟇給事吐氣又何論丞相嗔哉余語若士曰  
君千秋已足矣無論玉茗問棘旁及

卽宦籍一賦堪爲百官志傳神至其嬉笑  
令俗子側目將無考功作綺語報若士爲子月  
滿歸雷雨竟夜

十七日叔寧以一宿草來材致斐亶稱其家聲發  
吳家渡爲輿人所舁順流而放章家石颶風來  
作一穉子弄小刀狂濤中蕩漾搖曳者踰礫未  
克濟若士令僕人以雙槳來脫于厄復登岸  
飲石上縱談三十年來翻雲覆雨交情之變歎  
歎不禁若士曰宜州遠在數千里外青草黃菜

鐫人入骨兄至弟勉飲醇醪爲自遠耳冬初再  
把臂訂錢塘遊期與水部爲十日飲再訂華頂  
石梁遊得二長律落句曰何如獨宿天台上風  
雨莓苔看石梁蓋爲此行危之也遂渡西岸若  
士拱手目余汔濟遙揖而別三十里爲樟源嶺  
嶺鑿自泰定間路隘甚僅度一肩輿又二十里  
爲駐節堂則豐城界中矣時且薄暮雨臥具前  
發二十里爲文江橋乃復行不五里頓風暴雨  
霾曠四合復數里而輿輿未走泥濘

骨且躓且起覓火村落中無應者情窮因舉  
展胝側踉時與坎窞相遇或旁臨深池瞪視復  
白足三分垂在外殊懷瞎馬夜半之懼行人有  
呼號淚下者余時爲解勞將抵文江五六里遠  
望陰岡得星星火光知奴子以擎照來復爲厲  
風所熄踉蹌趁風雨行二鼓宿劉氏敗屋中寒  
霖徹明乃止

十八日行四十里雷家渡又四十里爲姚灣嶺入  
豐城訪家孟同籍徐匡嶽大參匡嶽先余爲同  
省郎見羅先生高弟方草先生行狀甫脫藁以  
示余所闡繹止修之旨甚替余往令汝以孱體  
寄壯邑維時中州當癸巳劇災道路搏人以食  
白日中劫殺公行野無民邑無藏廨無吏冠蓋  
絡繹廚傳不給又當採樵四出中璫所過飛而  
食肉州縣吏往往動遭訶譙而邑中駟惡訶事  
纂訪以魚肉良善號爲八府通家者鉤連郡道  
諸舞文吏及李官所借聽諸役往往巧中疾發  
挾子女則子女挾田舍則田舍挾鏹金絲粟則

錘金絲泉一不應則朝郵而夕至夕郵而朝至  
下至當壚倚市嫖之未厭者旁插事實中或以  
過賊或以買息每一單違則紅粉累累相屬其  
意在前以釋憾而後以按問解詳時爲佐酒資  
耳余不量力一切艾除之與汝人相休息致觸  
當路以曲庇駟惡故將甘心焉于是汝令卽刻  
意勤官不能無慮得失從迷悶中于萬動紛拏  
之際覺一止字得安心法始于學有入處而司  
理熊益中以匡獄高弟來適當余請復江陵所  
廢天中書院于直指鏡源徐先生所報可創而  
新之羣郡邑諸博士弟子肄習辨難其中益中  
乃倡明見羅先生止修之學甚盛而余亦以早  
夜切劘復有入處覺一修字更得知止究竟法  
遂于見羅先生兩以郵筒疑義相質云是夜匡  
嶽移榼行館擬次早禮見羅先生遺像

十九日早謁見羅先生像于私第中且發奴子云  
輿夫未具日欲盱矣遂已復會講于匡嶽堂中  
諸生與會者十二人所證知止知本及堯舜孝

弟章甚辨且奮考鐘夏磬詠歌而散匡獄以老  
言近體一章餞予予次韻以謝之

二十日發豐城沿江大堤虹亘積雨淖濁凡四十  
五里爲泊濂館又十五里爲樟鎮渡蓋贛江下  
流也又三十里爲臨江郡同年顧含素以湖西  
憲使行部來訪太守郭華中繼至已飲含素所  
歸而就宿則閤皂玉筍之勝徒托諸夢寐至于  
向伯恭之薌林任子嚴之盤園與晦庵所記劉  
氏之墨莊卽問其遺址有不能指數者

二十一日發臨江麥畦中往往樹蔕幾五十里摘  
嚼之味頗冽較天池微重假熟以姑蘇蕪手寧  
遂相遜午頓太平館道遇流民十人云是滇來  
者携婦稚箱車行乞坡中殊爲惻然晚宿羅坊  
而瀟灘供具不至羣家人子臥圯館中旁鮮鄰  
比門對寒江僅與二三野艇相依耳

二十二日發羅坊午抵羅溪驛望仰天岡千仞翠  
色在襟袖間宿分宜聞鈴岡勝甲縣中以暮不  
及騁望自劔江以來道多沮澤及分宜界而

磚整砥直亘袁江皆故嚴相所築至萬年橋廣  
闢文石窮工極緻江南鮮儷父老云費且十餘  
萬亦其晝遊時快意事也

二十三日發分宜二十里得洪陽洞碑云有十三  
竇玲瓏幽嵌石床蘿牖爲仙真窟宅以雨不及  
入又十里度秀江則嚴氏故居發脈昌山是遊  
體勢崢嶸貴人纍纍碁峙按以形家言良合及  
申抵袁州程太守來訪報謁畢獨上宜春臺臺  
爲漢灌嬰宜春侯所築又云有泉宜釀故名未

知孰是臺之北爲總宜樓樓甚雄厥題詩滿梁  
壁北望袁仰諸山周遭拱之而秀江灣環帶以  
萬家當是勝郡臺前一鍊爐冶一祝融像蹲其  
中滿沃以水卽稍減旋益之號爲厭火左偏爲  
昌黎祠蓋自潮刺袁土人畏壘祝之者祠後原  
道館銖湫隘余爲徘徊久之

二十四日發宜春間所爲李觀記與章篆柳書三  
絕碑者已失其故物新砥卽雕鏤甚設不足存  
也十里爲沙陂橋有屋覆之若回廊然又三十

里爲宣風館館中所次玉伯安七言近體幾滿  
屋壁余亦漫興和之乃發宿蘆溪  
二十五日度蘆溪溪汎激客從楚廣來者順流而  
下抵洪都不半旬余以陸行委頓念之色飛午  
抵萍鄉署篆者袁司理王巽吾爲季有同籍故  
同郡莫逆挽飲縣解語江右吏治之凡山川之  
概供億之瘠薄與車輿行役之疲徂所幸清議  
不甚蕪沒差強人意秉燭作鄉書就宿  
餐微子集卷之二十七終

餐微子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後騷鸞錄中

自楚至粵

餐微子集卷之二十八

長水 岳和聲 著

後驂鸞錄中

二十六日發萍鄉從此入楚境矣據志楚昭王遺廟在界中縣以萍實得名而濱江故遠頗爲石湖居士所疑乃吳頭楚尾志固不謬滄桑互變卒未可知葦里許遇慶遠高朱兩生問脂車何期靈以正月晦乃知前途尚遙征衫故須著破艾草十里湘東鎮延茂不減一小邑又數里黃



花度爲晦庵來宋伯和詩故處又五里有坊曰  
古醴東治吳楚界別于此自江右至湘東途頗  
滑澀淫潦潰淖更艱行役將抵醴陵淥水隔之  
淥水故澗水也以橋易名橋袤四十二丈許覆  
以長廊度橋而行館面江以居有柵樊之據形  
家云不宜築城居然山縣不廢臨流

二十七日早發去館數百武爲醴泉井凡三眼石  
甃鞏整聞甘涼熨齒炎時幾浹全邑以行迫不  
及嘗四十里午頓清安館雨甚十里許爲白關  
舖有亭翬如顏曰衡淥環奇山水頗勝不半舍  
而平田中三石屹立離列位置相傳爲旗鑼鼓  
石亦小有致再度大小黃泥二嶺始霽至荷塘  
館則湘中諸山參差層出矣晚以數行問前禾  
郡伯蔡槐亭起居時有陟岵之戚一鼓東芻而  
復終夕

二十八日發荷塘雨如注度平岡數里爲夾漈水  
僅方舟耳乃兩涯山根墳起而積巖流者三  
十里至館于塢飯劉氏村舍舍設大士像一

寡撫他人子男女各二予問能孝汝否老寡曰  
卽不孝無以貽之矣語斷如也正德待勞似能  
娛老者行四十里爲煙屯嶺嶺高可十仞而卒  
起三伏者二里許北望湘潭邑治了若擎盂旁  
帶一水剗南北途渡而北則取道于荆岳沿而  
南則衡永廣路矣晚抵縣隔江而館越在北岸  
申刻同里包儀甫方領徭于此故家季同籍在  
也渡江酌我館中適予同籍李宮諭四履枉我  
已別六年所矣四履與顧升伯同起家同罹患  
以歸丁未戊申之歲余以本生母張太宜人老  
喪請急在籍未逢其會而忌升伯者亦以余同  
好見疑庚辛間至欲借此相藥而後快孰無交  
臂能不慨然問城外內堪登眺處曰寂無有也  
唯有隱麓石壺與湘波相浩渺而已

二十九日早渡湘報謁儀甫儀甫以晚歸爲妬風  
掀雨所困遂不櫛沐晤衙齋中作無義味語而  
別過四履出金剛一解相視余曰平生多少不  
平事不向空門何處消白太傅故是涉世幾何

兄向此中落索羞莫送日未知天親已真堪  
模香歸而日且旰與素修延望江上觀湘樓  
峙興北帶以睥睨南來岡阜綿亘百里俗呼爲  
挂榜山故琵琶峯與祝融峯相望爲七十二峯  
之一也東則長沙郡城羅洋雲母諸峯翠橫天  
表平疇遠樹風土夷曠視臨江而西林莽逼寒  
觸途生礙至此爲中湘別是一番境界矣蓋瀟  
水源道州湘水源桂州合流于永故洞庭之南  
境總爲瀟湘及衡而會蒸于合江亭下歷湘陰  
界又合資沅潭漉諸水北迤而奔赴于洞庭故  
湘潭稱中湘云晚始霽未昏鐘聲陡發寥亮清  
微與空江相殷危坐燈前恍聽南屏蒲牢于西  
湖之夕至不忍就宿

三月初一日發湘館行二十里抵下涉渡卽湘江  
也有山翼然當湘之上流者金華峯也道傍民  
舍多以竹爲阿棟而茅覆之支戶乃以藤木或  
棕櫚本皆目所未經見又十里乍頓茶館館  
外卽茶菌嶺名亦雅似又四十里嶺蓋茶菌

巒迥出而時荒山牢落中夜遷客味坐  
有戒心僕被中計所謂衡岳之勝延且  
九向九背者何當過而問焉庶幾與玄  
夢中相遇耳

初二日始霽發黃茅三十里逾白石嶺四山迴合  
高寒在眼二十里爲柘塘館距衡山縣將三十  
里夾路官松大可十圍者繚繞山徑蔭映行轡  
上蔀白日下翳翠微鼻端時拂拂有芬韻而間  
似嵐氣鬱盤之盛大江南北所在罕觀獨恨土  
人時時竊取松液或剗根或鑿鱗間以火炙之  
爲虬枯以車蓋難耳抵縣爲何令君言之云故當  
厲禁以爲大夫金湯也讀何母太孺人杜氏貞  
孝錄賦十七韻

初三日發衡山初擬經嶽市上祝融探禹碑芋响  
嶠峯下尋海印石頭故室問懶殘與李長源煨  
芋故處而以簡書久滯兼積雨爲阻蹇作連客  
遙向山靈頰首次昌黎謁嶽詩一當蘋蓴期以  
九月果此諾耳出郭望巾紫峯不遠里許繞

新松夾路循江而行清駛可愛二十里爲馬鞍  
嶺嶺頗迴而石路新整爲孝婦劉妙賢所甃又  
十里依田鋪道傍曾植齋宗伯墓坊在焉又二  
十里飯九渡鋪十里爲郴江口乃蒸江經流也  
又二十里爲衡州宿蒸水驛鄧玄度觀察來訪  
時修嶽志索詩以次昌黎者應之

初四日早謁至聖先師像于石鼓書院讀禹碑副  
刻上綠靜閣閣下故有昌黎綠靜不可唾一詩  
爲南軒先儒所書石已泐後人重摹之筆亦挺

秀新剏大觀樓于會江堂卽合江亭故處也舊  
址頗雄勝延望城中岡巒北來將訖而突起一  
峯以居蒸湘二江之會窮其未有朱陵洞僅石  
罅中一線耳當是廣題求所爲李吉甫齊映諸  
詩刻之西溪石上者不可得已謁諸葛武侯廟  
于書院左方乃發則大雨傾注幾不可步踉蹌  
行淖濁中望回鴈峯已不辨煙樹且暝且濤呼  
炬村落間時復滅沒至馬公嶺咫尺爲迷叢薄  
翳如怪石獰如飛湍洶如倘時屬霽朗不妨遊

目而淋漓昏黑觸眼成刺著足成蹟蓋自文江  
橋之厄至此而再矣乙夜宿排山驛

初五日發排山四十里爲烏符觀觀中故有無上  
宮主詩及白仙玉蟾二篆蹟土人云先是以烏  
蛇時時啖人作崇白仙飛劍斬之而無上宮主  
爲純陽仙師別號篆詩則與道士蔣暉者行十  
里爲先忠武征曹成劄營處建有大營寺像設  
甚嚴後寢則垂成且圯不蔽風雨讀碑中所勒  
忠武手書恢復中原北迎二聖大指凜有生色

而舊石且泐嘉靖癸卯歲唐中丞應德復識而  
新之余感賦長律十五韻末有不因絕嶠分麾  
檄安得陰崖覲旂旌之句蓋龍水客爲麾瘴之  
行蕭瑟旅中幸彷彿此一番水木音容也又十  
五里上熊羆嶺蓋自江楚歷岡陟祖半屬坦衍  
至此而拾級屢上矣其路自北而南復轉而西  
皆從山腰中著足約高五里許乃取徑隧中以  
出道傍多蠟樹其葉類吾鄉女眞而黑黝過之  
土人多從春初放蠟蟲于其顛徧蝕葉且盡而

窠其滋以爲膏燭之籍尙亦蘭蜜之倫造化巧  
爲生人利用者與又三十里平田納納綴以山  
徑宵行二十里抵祁陽陂塘山阜從燈影中彷彿  
晚憇別館館子談縣廨中多木魅時時汨奚  
兒于水盞中以爲劇甚奇

初六日發祁陽東關環市櫛比貨貨之盛倍于前  
途及三吾驛問渡波流漾潏噴沫時作所謂浯  
溪也煙旭中尋中興頌石崖天齊處舟子云尚  
隔一舍俛仰浯山唐亭之勝及漫郎舊宅杳不

可跡至漫郎頌中指次爲曾直所洗發以託于  
春秋之義者亦歷落畸人一段文心也登陸上  
黃巖嶺趾高而行夷約三里下平岡其脉自縣  
南龍山蜿蜒而來掉脚往往逆行界屈嶺而止  
嶺之南爲平田綿延二十餘里爲凍青館中頓  
少憇時值禁煙節道中村民往往用團楮裹星  
火以行蓋爲雨露旣濡之感杯酒漬土資也柳  
色鄉心見之惻然有獵戶牽趨狗逐鹿兔徒決  
可喜左右山麓多青蒼奇石與晴色相映目脂

車來十九淋雨及此眉眼爲開二十里爲楊梅  
嶺達石新廣又二十里爲黃婆山故平隴也有  
姬緣樹下上如猿猱亦自駭目宵行十里而及  
永郡零陵董令爲柳州太守雲泉猶子沿街以  
門燈相迓及館供頓甚設乃西行所僅有予爲  
愧之

初七日發永州解西有瀟湘二江神祠憑軾以禮  
出瀟湘門上浮橋橫亘巨艦三十五貫以鐵  
索架白板其上行甚夷不知其流之迅疾也水  
爲冉溪柳子易名愚溪者北入湘江蓋瀟水發  
源九疑而合流于湘郡址南當其分北當其合  
從瀟湘樓縱觀之若游魚逆流而上吞吐出沒  
而崇墉蜿蜒煙樹籠蔥帶以數十萬家以當楚  
西鎖鑰張粵者每以諸生省試去楚遙而入粵  
便欲割之爲桂林附庸而張楚者以賜履之舊  
暱不任割亦以山環水隈幅幘雄勝故也度芝  
山謁柳司馬祠殊湫隘有小殿亦陰塞不及袁  
州韓刺史祠稍宏朗耳三十里爲大石城山卽



子厚所記者石層累如睥睨青蒼映日其麓可  
十里許左右壁立而中窪籃輿行篔中訖磨車  
館道始砥傍多楸樹古茂陰映而孝脩以輿人  
取捷忽從小徑攀峻嶺逾懸崖絕澗度溪而至  
約十里始與余會于達路又五里榜曰楚粵分  
界循山徑而出則喬松千章行列道傍大可四  
十圍小不下二十圍高可二十丈許其跌十餘  
丈而下絕無旁枝其上乃始虬盤龍攫互相槎  
牙至有兩幹並上大類連理竟難伯仲濤聲絃  
響雲日蔽虧其清古雄寒之色沁人肌骨卽籃  
輿已度而睠不忍回瞪者多爲千年以上物相  
傳爲越王殷分鼎時所植良不虛耳十里爲黃  
沙市乃逾湘而山角驛至則粵之東境全州界  
矣是日北風壯土民相慶以爲豐兆諺曰三月  
初七日南風吹過北有田不得穀北風吹過南  
有米啖不完亦廣右風俗志也

初八日發山角十里爲黃沙舖四十里城南驛黃  
沙而南山阜時有逼側至此則平田夷曠而遠

峯迢迢綿亘矣夾路古松接武獻奇如昨者殆  
無量數是日日稍烈覺有鬱蒸意固其地氣使  
然劉全州守來迂入城而蒼梧張觀察七澤公  
適以

萬壽齋賀駐節全署余上謁語余曰此中風氣夙  
稱惡劣飲食男女之際固當矜慎而衣被寒煖  
更宜節而衷之晨起必量陰晴爲定則燠無大  
減凜無大增宜多爲單衣半臂迺裒益之乃善  
余曰禦瘴必以酒有諸曰風霧未闔稍引蕉勺  
爲宜劇飲之及令毛竅易張而爲瘴毒所乘此  
最宜戒至榔實蒟葉吾輩亦無庸也且云足重  
亦太守遷客耳何必久爲禦瘴計余曰何敢以  
慶解爲傳舍遂謝而別午發城南驛達術延廣  
闌闌殷然人材物力之盛似當領袖八桂度西  
闔而盤石山當城西之灘江口光孝寺據其上  
游入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肉身蒙漆點  
然華燈熾然土人虔禮甚盛索其圖山志觀之  
多言神通幻蹟凡數卷寺當湘灘分流之界北

爲湘南爲灘余遵灘而行兩崖諸峯突兀插天  
轟轟迎人而右壁幽嵌層出欲覆籃輿而瞰清  
流徹底怪石齒齒眞令人應接不暇拾級登巔  
有亭曰江山一鎖進曰捲煙閣其窈處鑿石爲  
大士閣西行新甃石達不五里爲飛鸞橋長可  
百丈度平田五里再循山徑古松夾路亦復巖  
奇而忽邁被燔者數章或剝鱗或剝根慘不忍  
視千年靈物溘焉溝斷詢之輿夫多爲販狙與  
土獐相勾日侵月蝕託言野燒所燼而以數銖  
官鏹賤售之爲牟奇利計者卽百厲禁不能禦  
也念之慨然宵行二十里宿山棗驛

初九日發山棗古松猶昨借野燒牟奇利者亦復  
如昨私念人情好惡相反故爾爾落落千丈猶  
正人之爲國棟也見金而不見松則此松之濫  
居千古道傍也于彼何礙而不盡不快愛此松  
者不復愛此妬松者則彼之以松盡也于我何  
礙而自不得不疾之若仇人情大都如此矣十  
五里爲華光館館背南而向北通北爲白面山

徭人窟穴其中者縱橫五十餘里不領于公家之版三十里爲興安縣白雲驛距驛三里許堯舜兩山相拓如畫趾各離立羣峯矗起如筍峯各自爲尊從上瞰之如萍點于波田塍相錯無遁影者二十二里爲嚴關聞從此少雪多瘴然險隘半就夷矣壁間大署嚴關及胡隣東還書宋政和乙未二月二十日數字時就晡平岡中枯茅萎塞稚子爲獾賊所驚乃秉炬行三十里及大榕江乙夜問渡知爲羅洞所自出往往多蠱毒卽苦渴不可飲渡訖宿大榕館

初十日發大榕龍蟠玉泉之勝寄彷彿間耳三十餘里至靈川縣則靈巖在望矣嬴秦將戍五嶺命史祿鑿渠于此遂以靈渠名而馬援南征餉道亦此焉出延望峯巒楚楚時若火餓若劔戟者皆是徭人好鬪良以此故二十里爲嶺山渡又五里爲望城館崇岡大嶂森其爲朗矣又五里爲拱極樓入粵省北門門外巒岫卡數處起都尖矗而小其壁立如不可攀者城以爲

橫截之門以內朱門相比則曰靖江走藩也  
僑居武定宗侯樊圃中仰首而望獨秀巒巋然  
削成如卓筆然周遭環以朱檻其凹以館其凸  
以亭旋聯而上又如浮圖然誌稱郡守嚴延之  
讀書于此而今爲靖江邸中行樂地固天下  
諸藩所未有也東江陳驛尉以新遷杉青巡司  
來謁輒附鄉信爲報瘴遊無恙

十一日謁蔡中丞及穆侍御遂有桂慶互調  
之議時桂林守爲同籍王震澤與余俱出于

弱侯焦先生之門震澤固醇謹長者吏事亦復  
井井徒以目眚爲苦余固辭兩臺固強之余曰  
某走五千里入嶺西所乞休不卽報可而甘受  
事宇下者以慶遠故也走五千里入嶺西未受  
慶守一日之事而遂奪同門生十郡之長則始  
之乞休焉者以慶遠故也卽以慶易桂慶得矣  
奈桂失何卽桂失而瑕矣慶能獨得而完何  
在慶守未入嶺西之日未嘗不可謂在慶守既  
入嶺西之日則無一可凡所爲期免此舉者

徒爲桂守亦爲慶守也 兩臺領而許之徧滿  
潘臬諸臺而 臬長梅公二水爲容臺舊好遊  
坐解中酒語曰西粵山川何當積千年之靈華  
公一來其以龍水爲淮陽也余媿謝曰惟有顏  
甲漏下二鼓乃別抵圃中則夜月朦朧 潘郎  
鼓樂甚沸可亭中尉以可酒相餉婆婆娑庭中側  
柏下呼餘杯自娛乃就宿

十二日晨起步圃東小園見牡丹一枝爛熳迎笑  
乃知嶺表氣候較先吾鄉一月頃聞七星巖之  
勝而訓應雜沓恐成逋客遂決計往出東江門  
道安仁寺江有浮橋聯以四十巨艦約廣百仞  
有奇矣此爲東渡岸有五侯祠爲頻年沒溺者  
多而新之以祈免者巷多朱門散處 天潢經  
嘉熙橋表可九十仞石甃甚固折而北則巖麓  
也從七星觀入中爲寥陽殿左乃七星仙跡坊  
拾級而上凡十二折仰睇之巖似覆蓋草木蒙  
從不見日影嵌空處新豎一通明閣再上曲房  
一楹平軒三楹又轉爲玄關由左洞入廣可容

徒爲桂守亦爲慶守也 兩臺領而許之徧謁  
潘臬諸臺而 臬長梅公二水爲容臺舊好邀  
坐解中酒語曰西粵山川何當積千年之靈幸  
公一來其以龍水爲淮陽也余媿謝曰惟有顏  
甲漏下二鼓乃別抵圃中則夜月朦朧 藩邸  
鼓樂甚沸可亭中尉以可酒相餉婆婆娑庭中側  
柏下呼餘杯自娛乃就宿

十二日晨起步圃東小園見牡丹一枝爛熳迎笑  
乃知嶺表氣候較先吾鄉一月頃 聞七星巖之  
勝而訓應雜沓恐成逋客遂決計往出東江門  
道安仁寺江有浮橋聯以四十巨艦約廣百仞  
有奇矣此爲東渡岸有五侯祠爲頻年沒溺者  
多而新之以祈免者巷多朱門散處 天潢經  
嘉熙橋表可九十仞石甃甚固折而北則巖麓  
也從七星觀入中爲寥陽殿左乃七星仙跡坊  
拾級而上凡十二折仰睇之巖似覆蓋草木蒙  
蓂不見日影嵌空處新豎一通明閣再上曲房  
一楹平軒三楹又轉爲玄關由左洞入廣可容

百人又轉而巖稍壓頰首以入爲右洞則奕奕如大廳事中石柱二一臃腫肥重一圍徑僅拱把上聯于石下拄于土有一石橫刻屏于東隅爲游者置酒處中可容二百餘人其折旋處則亘而爲石檻穿而爲石櫺滴而爲石乳再拾級以上則邃而爲石洞其他如蹲如踞目所遇者未能一一指數而黝深難測目之所不至者非秉炬不可達遂由山腹尋徑而出復從故道向通明閣前縱觀之直徹桂城自獨秀山而南尖巒簇簇燄光閃爍絕無寸草株木相翳而一峯自插一位積數恰得三十峯盤礴林立誠大塊間一靈瑰之區也昔人謂山川勝北州信然

十三日發桂林由永鎮三江樓出若武林鎮海樓然折而西度城闔里許見窪田處奇石森列已而兩山對立如堵北則峯巒坦迤南則巒巒疊疊如劔如槩如菖蒲叢如蓮花瓣凡三十里延望皆然知爲陽朔奇幻處也憇山爪館而西峯皆堆土麓則石也似童似獨絕無往來人跡



多欹仄半高半下轟則登天墮則入淵枕處不  
休凡三十五里爲蘇橋驛又前五里許爲竹峯  
渡瀾漫屈曲前度一岡則不見後岡行跡又三  
十五里抵永福縣宿公廨訖百里間眼中所見  
南來者三人爾

十四日發永福從襟帶三江亭登舟舟窄甚腥不  
可憇順流而下中多隱石波紋沸起每一放灘  
疾如縱矢兩岸崇巒挺特相送其林木佳畏處  
青如螺結其石骨稜嶒處淨如苔滑約三十里

有一峻壁屹峙初睨之若無路轉而南又爲廣  
路島嶼縈迴卒不可究詰又三十里爲里定驛  
巨峯浸江中多峭拔宛嵌花木繁秀殆不可數  
兩岸山坳皆獐所居有蓬髮者有裸體者有隱  
樹而窺者有憑磯而跂者有汨而浴于江者有  
赤乳而哺兒者皆結茆爲窩採蒿而食未知其  
聊賴安出又二十里而月生東嶺嶺插天孤懸  
空江清絕四山寥廓每逗一灘水聲瀉瀉瀑濺  
人衣舟子云此百里內土毛從未入貢而二十

里上下絕無煙火蓋荒遠蕭瑟如是乘月行二十里至橫塘驛大雷電雨如注水雹戛戛與舷相鬪夫嶺南稀雪乃雹從何來豈蛟螭故戲龍水客耶迄四鼓颶風大作孤艇震蕩恍似富陽江夜泊時矣

十五日朝旭曛曛岸山漸平曠二十里東泉驛行三里許有石磯蹲江中脉理麤确計以舟觸之無不焦者又三十里爲洛容縣登城僅一聚落耳前令此者爲吾鄉李孝廉名萬春固醇謹士也竟永訣于此而今爲陶令比屋茹荼一周遭而罄令坐堂皇則角巾黑甜而已聞城外獐人不少構鬪而爲媒賽所持有相齟者僅以牛酒相罰終不樂爲漢法所拘是夜月色如畫

十六日五鼓從洛容西行月色蒼涼與岡阜相映望煙雲出沒宛若溟海落照特四十里渡洛青江兩岸山容與赤日相閉狀如火雲二十里而渡右江右江南接龍來西接潯水而東則直達于桂自洛容而東水皆西南流自潯而西水

又皆東北流蓋由脉墳起處從此岐向爾後  
遶城不一里爲柳郡東門董太守雲泉爲海寧  
世講好邀飲于立魚峯余曰固也當上謁黃  
叅藩愷衷公竣徧索仙奕駕鶴之勝而後促郭  
作吳儂語耳上謁畢遂問羅池過雷塘讀眉山  
所書昌黎氏荔子碑摩挲折角之字處先是柳  
城屢隕屢築旋復隕舂鋪者從隕土中得碑角  
一之字與故痕合而城始就築嗣後貯折角柳  
庫中摹搨者必得請而後碑始全亦一奇也揖  
柳司戶劉蕢墓感憤久之乃就席于立魚腹中  
腹廣六十餘仞與雲泉促膝語燭煙酒氣氤氳  
相娛從外望之如吾鄉魚燈然而其尾騰躍而  
上若跳波而入者聞有子厚鐫題處暗中摸索  
之不可得歸宿公解雲泉復來言龍水蕭瑟之  
狀余曰固習之矣

十七日發柳州郭外民居皆剪茅覆屋黃沙蒼莽  
了無端際風雨驟至踰蹕而行二十里爲墟市  
見徭人富者戴紅藤帽乘馬挾刀劍貧者片

裹頭腹間都佩一綳纒亦其天性好鬪然也  
望松下搭歌成羣數十人一聚其俗女歌與男  
歌相答男歌勝而女歌不勝則父母以爲耻又  
必使女先而男後其答而相當則男女相挽而  
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浹旬而後各歸  
其家責取牛酒財物滿志而後爲之室不則寧  
需異時再行搭歌耳從此山岡麤惡無不劔戟  
交牙而道間硯礫齟齬絕少坦迤茅塞藜穢雜  
以泥淖所謂行路難者寧復儷此凡度嶺十三  
綿亘二十餘里每從嶺腰俯視之輿夫三分是  
垂在外足下臨大壑往往千百仞而轉折處籃  
輿竟當其空經此計無不心悸者次柳城縣東  
江驛晚閱柳河東文宣王廟碑而後就宿

十八日發柳城西門渡江江卽龍水之西來者從  
此爲龍水客有矣江不甚廣且挽流而上際岸  
爲遲行五里爲琴絃山山臨大江輿行其巖石  
間亂石縱橫雜以茅穢輿夫云往時亦嘗有  
級暴水時至仍復凌雜蓋自萬曆初年晉

侍御起莘公按柳後隨及龍水時一加關遠金  
三十年直指使者檄官吏暨讞獄詣柳以賞按  
部至學使者都試行學迄未有過而問焉歲時  
惟有一司李奉臺檄一行部耳坐此道路梗塞  
竟無甃底時二十里爲龍水舖三十里爲永寧  
舖則宜山界矣宜山令孫善長迓之大曹渡爲  
離郡四十里渡口山石嶸崿流沙沒脛煙霾落  
茫訖渡而館大曹驛中四望山巒若筍

十九日發大曹山行逾嶺者數數而平岡爲多路  
徑蹇澀如昨窪處流泉淙淙迄無導之成澗者  
其平曠處土膏中時雜石磧宿莽與芊草相亂  
田塍中往往特犝散牧而蕪穢不治訖少耕耨  
者良以漢種相雜以致曠土彌望如此道間每  
十里則守望兵士荷戈挾刃不下五六人問其  
額精歲不逾一金耳十里舖胥史以更衣易輿  
告子從之則矜人狎人狎人狎人狎人狎人  
肩側足而睨者瀰瀰山谷而僮婦之椎髻跣足  
身裹寶布土銳而下廣盤跚叢茅中者亦連襪

成羣固生平所未經見也日午入慶郡東門齋  
城隍廟

二十日寅刻謁城隍之神具文以告以辰刻進郡  
署銅仁楊郡丞以被刺不出金谿江司理以攝  
篆授事而河池曾州守宜山孫令君天河署事  
思恩蕭令君荔波葉令君各以手版來謁所不  
至者則南丹東蘭邠地三土州忻城一土縣永  
定永順二長官司閱旬月而先後以郵中手版  
來漢法之曠也久矣鄉紳自郡守縣令學博孝

廉諸弟子員而下凡若干人來謁卽訂次日一  
謁 文廟將會講于尊經閣郡堦榕樹大可十  
抱枝葉幾覆堂東西榮且盡而兩解瓦礫積與  
垣齊垣僅高六尺許解胥三人史四人半爲全  
州產半爲東粵高要產絕無土著者輿阜門快  
充數而已入衙齋一木榻二板几三四竹椅畧  
具逾短垣桃李數株將實徑高三尺餘有瓊翠  
亭支柱無恙一鑑亭凡六角半爲蟻所蝕枯池  
畝許蛙聲如擊柝仰而聽鷓鴣四出磔格皆耳

所未嘗蝮蛇時時掛梁壁蜈蚣尺許赤蟻寸許  
皆目所未嘗延望天門山隔江而枕于郡北而  
九龍諸峯及南山石龍洞蜿蜒拱揖亦一郡之  
勝也獨風霧四塞卽晴霽非及已不開則自桂  
林而西北比然矣

二十一日謁文廟學博率諸生會講于尊經閣  
與會者郡紳王太守泳一人府倅縣令四人學  
博五人孝廉七人訖事而王太守賦鳳鳴歌以  
志其盛

二十二日謁黃文節魯直公祠讀廡下先爲宜州  
守後以仙蛻去張丹霞先生所撰祠志已而問  
南樓故址文節飲憾九原處爲之緬然流涕

二十三日視事堂皇胥史抱故牘惟南丹州董界  
殺人數案邠地州佔德謹四堡數案永定長官  
司兼攝清潭南鄉取其徭人兩耳爲江司理以  
謀反具申行勦旅拒數案其他重大事情半係  
土官劫殺徭民構鬪狀每投文胥吏輒報無有  
每及期放告胥吏亦輒報無有

二十六日太平李司理以隨巡行覈郡縣諸牘至  
余置酒郭西香林院散步風林見澗水淙淙漚  
爲方塘數畝五六小峯玲瓏矗起蹊其上  
有龍眼古樹六本龍蕊可愛而下爲牛欄中半竹閣  
糞壤幾不可近問其主曰倪生璩生丘生余延  
問其契值若干積餐錢易之誅茅除穢欲構講  
堂闢爲書院及檢嶺西通志乃知爲趙清獻公  
從贛州謫判宜州羣諸生都講故處遂決意成  
之顏曰香林書院而爲之記已余報移贛州宜  
山孫令君曰清獻公後身耶何以巧相會也且  
院中石梁虹亘十丈許下空洞而上岿嶸巋爲  
郭西奇觀者夫豈偶然願易名爲石梁書院余  
固辭之

四月初二日南丹等州以腆金大幣來賀且曰循  
往例也余卽來牒斥責之仍大署其尾曰遺案  
如董界殺人德謹佔堡數事早爲洗結恪乃他  
卽是恭上官不得稔咎干紀以貽伊戚郡紳聞  
而是之作斥金歌



初四日柯恤部以讞獄檄慶人柳南丹土官捏誣  
夏驛丞徐巡檢以土兵二命宜償積久不結余  
察其借端抗逆爲漢人滕子高林華交結撥置  
而二流官因公課起爭爲夷夏大防所關難以  
凡謀鬪毆律論乃悉反沉案以怵之積橫稍戢  
二十五日 穆侍御按柳檄慶余齋諸牘上謁  
侍御按兩郡事至五月五日乃訖時爲余初度  
董太守觴之郡齋遂走賓州

五月初六日從遷江上林入賓時剗馬賊方橫道  
路戒嚴余肩輿疾走及賓上謁 聶觀察念慈  
公爲言自柳入賓文檄猶刻期可達自賓至慶  
中爲南丹衛羅目渡忻城土縣道路都枳聲教  
幾且不通君其奈何余曰此入寨故處也昔賢  
善後肯窳實有未盡當過而問焉余肩輿詣其  
地一一經畫之先以立堡具覆隨上入議中有  
增流縣以鞏幅幘者是也具如別牘

十一日渡羅目及忻城縣土官莫至誠來謁其人  
喬樸無所芬華余戒之謹疆守以無軼王界

十二日永定土司叛目韋萌發以其子來逐余慰遣而呼其父初詐以病辭余曰此爲真疑目也速來無及于殃少頃萌發囚服躍馬而至余好語寬之取來版裂片幅硃書其上曰韋萌發速擒賊首覃朝馬到日萌發免死且論功牽其手于幃下襲而與之且誠曰卽汝妻子無漏萌發竊睨之報曰須官兵三百余曰此又叛目語也朝馬爲汝洞奴而以謾我其歸細思之抵郡越數日復以牒來仍請官兵三百余笑而麾之曰

我與此酋以生地而彼趨之死所佯爲不深討也者而胥史已偵而輸之矣先是蒞慶五日萌發以長子率土兵五十餘人謁賀其子首飾全抹額身披繡甲從兵皆手長矛衣墨竹甲以酒二甕黑羊二牽爲儀余受而卽饗其從兵分啖之江司理從旁目語曰萌發負國六年所一旦以愛子來趣國之一彈指不勝羨焉甲兵數數憇憇余稔熟其故笑語之曰彼以負未加之不武彼故父氣囚子未擒笑而遣之已而

賈有言被劫賊逃萌發案中者胥史曰須兵士  
數人趣縛之余曰無庸也以片符令壯後蔣應  
元往勾之應元恇不任請益伴以防旅拒余固  
無庸也汝第去萌發當親飯汝仍勞汝汝食而  
受之以歸已而果然從此萌發心動者有惻惻  
于余者及此余經其鄉已而陽置其牒不與較  
而萌發遂束身以來

六月初一日季試郡邑諸生甫午垣外鈴聲珊珊  
然門者曰調贛報至時方定課期訂講規于香  
而當事者僅塗塞了事以有萌發之襲替襲替  
三十餘年廣轄一百八十四村復益以清潭南  
鄉二里置庄十所庄各一妾妾各一子雄長于  
郡南十五里中僅咫尺耳往舉事一不審輒捕  
之螳動狼顧迄五六年 大中丞令旗招之不  
來憲使督兵圍之不出郡縣千檄百符趣之不  
應今不煩尺挺囚首自服此豈易言余曰固也  
何以處之將囚之必逸將不囚之非法將扶之  
不承將不扶之非法彼持矛盾甲環伺而探者

息爲逆順計者徧城闔皆是也此豈可草草措  
置者試爲余籌之令猝無以應余曰余與君且  
出廳事君肅立階前余肅容而呼之以喚一時  
機遘若何余遂前行立階上令立階下左方隸  
人大呼啓門命土官進余語之曰韋萌發今日  
之事應受杖乎不受杖乎萌發曰寧甘殺不任  
受杖余曰此又真叛目語也杖則向不來而無  
以杖今來而反杖汝謂上官順逆無別不杖則  
今之來可以無杖向之不來何以逃于杖汝試

謂

天朝法守何在且杖則明告 司道 憲使曰萌

發受杖矣明告 撫 按兩臺曰萌發受杖矣

從此可早結而免于解杖不任受杖則府無杖

而解道杖解司杖又解 兩臺杖杖且滋多而

難以早結萌發始幡然解衣曰甘受杖命隸人

扶之及十二下萌發曰風患疝胞大如覆瓿此

難承矣余呼止之曰病者不杖姑待愈而說

立呼承行胥曰取供單來胥曰干逮未齊今日

呼之門外卽奔耳以五六年負固豈味不歸而歸命案中干連無不潛伏竊聽者第伺我之緩急寬猛以爲應憎耳且緩則若輩利而地方不利急則若輩不利而地方利夫此眈眈者又需何爲也試呼之門外果人人響應至矣謀人呼萌發畫招萌發瞪目而問曰犯人何罪余曰坐汝叛逆實無反形難以論辟坐汝割僮人兩耳法宜遣戍然實爲汝洞仔而汝自刎之固難繼以漢法然恢恢主土何藉汝一夫荷戈爲也當罰備荒米伍百石坐以雜犯減徒而并徒汝僮幹二人以明示恩貫萌發痛哭曰生成之恩世世無忘遂俛首入獄頻入復呼語曰汝知我早結案意乎稍留之則汝幹目多計而思賞緣以行求則不能無多費稍留之則郡胥吏多計而思需索以勸法亦不能無多費汝第安心就獄以聽早結則法竟而恩見汝猶可以官子猶可以替萌發復汪然淚下而就繫閉目執具陳黃觀察視察杖之四十并杖其家僮各四

具詳 兩臺如擬歸而萌發帖然慶郡南一面  
寂無咆哮聲逾年竟以病死而其子甫十七歲  
乃告替

十五日謁 文廟諸生會講畢前請曰檣星門外  
類池故有文峯五座幻出蓮朶中前馮後黎文  
運迭起後以得過郡守假他端怒而剗平之從  
此科第杳然吾師爲補鍊手計將何出余曰何  
難右江中奇峯林立第勞五丁驅而續之將使  
後生毋遜前賢遂屬宜山命之匠氏余送七孝

廉北上詩有曰天門舊有峯峯在蓮岳新添簾  
箇成正以此

七月初十日東歸裝將趨贛而郡士民以挽留  
奔告兩臺 兩臺曰仕路挽留計無不出本官  
意者而慶郡挽留計無出本官意者且早趨贛  
卽應 覲耳不早趨贛而留慶郡一日則郡一  
日有慶此 兩臺劄中語也故檄藩臬詳議之  
已須泗城州土官岑雲漢父子會勘一案乃不  
旬日先奉直公訃至以奔跣行 蔡大南承

穆劄曰我欲留明公乃以韞藉我以為慶之人  
不敵顛也我卒無能暫留明公乃以憂奪我余  
以為顛之人不敵慶也余為之頽甲

龍水客曰余從水西抵龍水歷省四郡十七州  
五縣五十三涉大江者三十凡六十餘晷多春  
陰所在苦澇惟度浯溪日開霽徹晝夜耳將無  
元次山有靈軫我瘴游乎差快意者一撫衡麓  
松色再撫全州松色望九疑讀响嘒碑低何堯  
山下穆然堯舜禹之思焉覩湖山寺肉身張丹

霞蛻骨近于怪渡汨羅問原道館及愚溪羅池  
劉司戶墓黃文節南樓近于怨彷彿嶽頂馬祖  
懶殘及長源有宋諸儒故址近于通乃趙清獻  
都講故處蕪沒民間久為牛馬場以散步一睫  
得之遂為慶地開千秋眉眼落講堂之日有文  
豹騰躍而來為莊備戎驅材官格得以獻其徵  
也夫其徵也夫